



●「文帝行璽」金印及其印文

廣州考古成果展「北上」國博 回望秦漢嶺南文化氣脈

中國目前考古發現最大的一枚西漢金印「文帝行璽」金印、考古出土的唯一一件絲縷玉衣、廣州城市建設史的重要物證「蕃禺」銅鼎……「海宇攸同——廣州秦漢考古成果展」日前在中國國家博物館開幕，332件（套）廣州地區出土的秦漢時期精品文物亮相。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

今次展覽分「南域明珠」「四字同光」「美食美器」和「絲路序章」四部分，展出西漢南越王博物館、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南越王宮博物館等單位收藏的南越王墓、南越王宮及廣州地區其他秦漢考古遺址出土的珍貴文物330餘件（組），包括一級文物38件、二級文物43件、三級文物53件，以及廣州地區近年出土的漢代金餅、陶胡人俑燈、珠串、漢代陶鴨形五聯罐等尚未定級的精美文物。

其中，「南域明珠」單元對秦漢時期嶺南地區的歷史文化發展脈絡進行了梳理和展示，重點展品包括南越王墓出土的金印、玉印、組玉珮、銅勾鑲、絲縷玉衣以及南越王宮出土的木簡、印文陶器等。「四字同光」單元則重點展示了秦漢時期嶺南地區多元一體文化面貌的形成過程和基因構成，重點展品包括南越王宮出土的印花大方磚、熊飾踏獸、「萬歲瓦當」以及南越王墓出土的玉龍帶鉤等。

「美食美器」單元重點展示秦漢時期嶺南地區與飲食文化相關的日常生活、禮儀制度、藝術審美、精神信仰等內容，重點展品有鑲金銅壺、銅觚、銅鑲銅燭爐、銅鑲等。「絲路序章」單元則展示了嶺南地區與域外各地之間的貿易往來與文化交流，重點展品有陶船、銅提筒、四聯體銅熏爐、陶俑座燈等。

最大西漢金印亮相

展覽策展人翟勝利還提到，今次展出的西漢「文帝行璽」龍鈕金印是中國目前考古發掘所見最大的一枚西漢金印，也是唯一的漢代龍鈕帝璽。該印印面長3.1厘米、寬3厘米，材質為金，打破了秦漢時期天子用璽以白玉為材料、以螭虎為印鈕的規制，與先前發現的「皇后之璽」玉印和「皇帝信璽」封泥共同印證了史書記載的秦漢印璽制度。

據史籍記載，漢初呂后時期，第一代南越王趙佗曾經僭號為「南越武帝」，其孫繼位為第二代南越王之後，僭號為「南越文帝」。由此，可以判斷該印金印出土墓地的墓主人就是南越文帝趙昧。展覽還展出了「泰子」（即太子）龜鈕金印和「右夫人璽」龜鈕金印。西漢南越王博物館副館長林冠男表示，三枚金印同時在廣東展出，尚屬首次。

廣州考古成果首度集結外展

據悉，今次展覽由中國國家博物館

和廣州市文化廣電旅遊局主辦，西漢南越王博物館、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南漢二陵博物館）、南越王宮博物館協辦，是首個在國博舉辦的廣州考古成果專題展，展期預計為三個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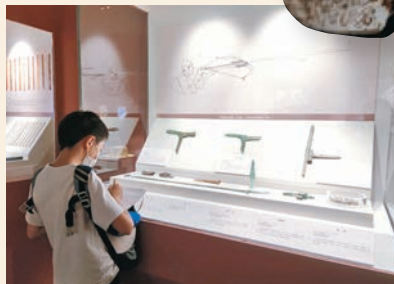
「秦漢時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大一統時期，位於帝國南域的嶺南地區在這一時期取得了生產力的跨越式發展。」南越王博物院院長李民涌介紹，經過秦平嶺南、和輯百越、漢設九郡等一系列歷史事件，嶺南地區成為了秦帝國直接管轄下的行政區域，通過不斷學習中原地區的先進技術和吸收多元文化的精華，嶺南地區形成了兼收並蓄、勇於開拓的文化底色。

新中國成立後，為配合城市建設，廣州拉開了大規模考古發掘研究工作的序幕，在廣州市區先後發現了南越文王墓、南越國宮署遺址、南越國木構水閘遺址及大量漢代臣民墓葬。其中，南越文王墓是中國華南地區發現的規模最大、隨葬品最豐富、墓主身份最高的漢代彩繪石室墓，被稱為20世紀80年代中國考古五大發現之一。

近年來，廣州市屬博物館和文物單位通過組織「廣州考古六十年」等展覽，集中展示了廣州秦漢考古的重要成果，而將這些成果集結送至廣東省外則尚屬首次。

多平台持續推送「雲看展」

另外，在疫情防控特殊時期，展覽將綜合利用新媒體技術，以豐富的文字、圖片、音視頻、虛擬展廳等形式，通過國博官網、官方微博、微信、頭條號和學習強國、抖音、快手等多種渠道，持續推送「雲看展」精彩內容。觀眾可足不出戶，在手機和電腦上欣賞展覽相關精彩內容。



●展覽現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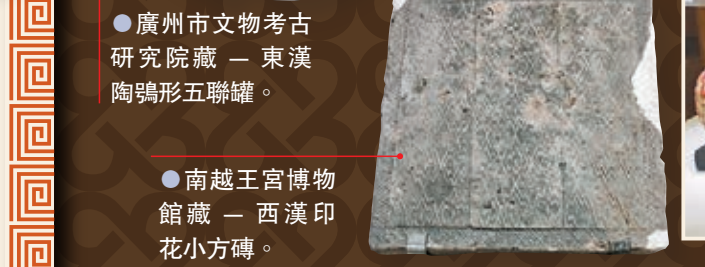
●國家博物館藏 — 東漢陶船。



●西漢南越王博物館藏 — 銅觚。



●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 西漢陶俑座燈。



●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 東漢陶鴨形五聯罐。

●南越王宮博物館藏 — 西漢印花小方磚。



●南越王宮博物館藏 — 西漢「萬歲」瓦當。

●展覽現場。

放大鏡

「蕃禺」銅鼎 見證廣州建城史

展覽策展人翟勝利着重介紹了一件「蕃禺」銅鼎。「這是南越國宮廷裏使用的禮器，蓋上有刻銘：『蕃禺，少內』，因此得名。」「蕃禺」即番禺，就是今天的廣州地區，秦統一嶺南後，在廣州地區設置了南海、桂林、象三郡，南海郡的郡治所在地就在番禺，這是廣州建城的開始。「此後，番禺又成為南越國的都城，也就是說，這個地區長期作為嶺南的文化政治的核

心，『蕃禺』銅鼎對於認識廣州的歷史文化非常有幫助。」翟勝利表示。



●西漢南越王博物館藏 — 「蕃禺」銅鼎。

世間唯一絲縷玉衣

另有一件1983年象崗南越王墓出土的絲縷玉衣位居展廳「C」位。翟勝利表示，絲縷玉衣是南越王趙昧的殮裝，長1.73米，共用了2,291片玉，是目前考古出土的唯一一件絲縷玉衣。

玉衣又名玉匣、玉匣，由大量玉片穿綴而成，是漢代皇帝和高級貴族專用的殮具。因編綴玉片的質料不同，分為金縷玉衣、銀縷玉衣、銅縷玉衣和

絲縷玉衣等。南越王趙昧的這件絲縷玉衣的製作年代應在漢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要早於河北滿城漢墓中山靖王劉勝及其妻竇綰的金縷玉衣10年左右。翟勝利表示，這件對襟形式的絲縷玉衣是從未見於文獻和考古發掘的新類型，是中國迄今為止所見年代較早的一套完整玉衣，為研究中國古代玉衣制度的源流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



●西漢南越王博物館藏 — 絲縷玉衣。



▲明嘉靖青花開光式雲龍紋上圓下方葫蘆瓶

▲明嘉靖青花開光式雲龍紋上圓下方葫蘆瓶底款



恒雅藏珍

●作者：香港中華文化藝術推廣基金主席 李秀恒

嘉靖中興與瓷器特點

明世宗朱厚熜（1507-1567）為明朝第12任皇帝，廟號世宗，年號嘉靖，從1521年至1567年共在位超過45年，是明朝實際統治時間最長的帝王。嘉靖皇帝的皇位得來非常偶然，他為明憲宗之孫、明孝宗之姪、明武宗堂弟，由於武宗駕崩無嗣，內閣首輔立宗室旁支的朱厚熜入繼大統。瓷器裝飾圖文講究「其必有意，意必吉祥」，此現象至嘉靖時期尤為明顯。正從明中期向後期過度的嘉靖時期，歷經初期的大禮議，中期「壬寅宮變」，時局

不穩、人心動盪。在這種情況之下，在嘉靖一朝的官窯瓷器上經常可以見到「風調雨順、國泰民安」、「五穀豐登」等含有美好祝願的溢美之詞。

2018年10月3日，香港蘇富比2018年秋季拍賣會的利國偉爵士藏重要中國藝術珍品專場中，一對16.5cm高的明嘉靖青花三羊開泰仰鐘式盤，以2,172萬港元成交。因「羊」和「陽」同音，「三羊開泰」即表示「三陽開泰」，為《易經》中六十四卦中的泰卦，象徵吉祥亨通、平安

祥和之意。

公元1542年（嘉靖二十一年），「壬寅宮變」事發，嘉靖皇帝險而脫生，之後意識形態發生很大的變化，常年幽居西苑，從崇尚黃老之術轉變為篤信道教。大量帶有濃重道教色彩及吉語祥紋的瓷器在此時湧現，例如開雲野鶴、八卦八仙等圖案，更有為別朝所罕見的上圓下方之器，合乎道家「天圓地方」的理論，為官窯陶瓷史上開了一個頗為新奇獨特的時代。筆者的收藏中便有一件明嘉靖青花開光式雲龍

紋上圓下方葫蘆瓶，不但與「福祿」讀音相近，且器形類似「吉」字，寓意極佳。

歷史上對明世宗的評價褒貶不一，他甚至在執政後期長達20多年不曾上朝，但仍然「威柄不移」地將朝政大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他在登基後效法明太祖和明成祖的治國手段，英明苛察、整頓朝綱、集賢納諫、勤於政務，國家在他的治理之下雖算不上繁榮昌盛，但也在總體上國泰民安，讓明朝出現了「嘉靖中興」的安定時期。

●明嘉靖青花三羊開泰仰鐘式盤一對
圖片來源：香港蘇富比

